



三足乌文丛



东北民俗田野考察

曹保明^一著

学苑出版社

乌拉手记

三足乌文丛 刘锡诚主编

乌拉手记

——东北民俗田野考察

曹保明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曹保明著. - 2版. -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5.12(2001.5重印)

(三足乌文丛/刘锡诚 主编)

ISBN 7-5077-1101-3

I. 乌… II. 曹… III. 风俗习惯-研究-东北地区,中国 IV. ①

K289②K89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00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市王史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 11.75 印张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3.50 元

整合

——《三足乌文丛》总序

刘锡诚

不同世界观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达过这样一种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文化。如果采用一种简化的公式来表达，我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是同源而异流的，即源于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类社会一定阶段出现了分工，出现了被称为“劳心者”的思想家后，便逐渐创建了上层文化；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社会成员——民众，则以传承的方式承袭着和发展着本土的原始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两者都是传统文化，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渗透。

具体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也是如此，一种是上层文化，一种是下层文化。虽然经历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两次大的文化转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层文化，已僵化到了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束缚自由思想和扼杀创新意识的地步。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影响下，一批代表维新思潮的思想家，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局限性，涌起了一个“西学东渐”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于是也大行其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养育过他们的上层文化，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他们的旗帜上写的



是：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同时，他们当中有的人执著于借鉴西方文化，有的人则热衷于提倡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就是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实际上是以民主和科学来整合中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鲁迅说：民间文化的特点是“刚健清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七）“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难读了。”（《致姚克信》1934年2月20日）文学如此，文化莫不如此。当一种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时候，摄取民间文化或外国文化而获得一个新的转变，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五四”先锋们开启的中国文化整合方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承继。虽经几代人的呼吁和努力，下层文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拯救和认同，但应当坦率地承认，进展并不都是很顺利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无援，得不到社会重视甚至承认的。近邻印度人的《摩珂婆罗多》的出版

仪式，曾列为当年国会的大事；芬兰人的《卡列瓦拉》的编纂成书，曾被尊为民族独立的象征。在我们，《格萨尔王传》何曾得到过这样的荣耀？恐怕连许多文化史家、文学史家也是没有接触过的。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成为不争的结论。但考察中国文化研究界，似乎并没有从考古学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启发，仍在固守着先祖们的家业。远的说，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结果；近的说，中国由于多民族的构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层与下层之分），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而下层文化的发展，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民族之间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或强或弱的文化（包括外来文化）交融，不论发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从总体来说，下层（民间）文化虽然有某些惰性，但它从来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较为独立的品格和体系。多少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家的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抛开或忽略下层文化，特别是多民族的下层文化及其交流与融合，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去谈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对下层（民间）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薄弱或缺席，所导致的，不仅是现阶段文化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与“五四”时代比较起来，在指导思想上甚至还呈现了某种倒退的趋势。这无疑应是引起重视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化是惟一没有断流的文化。而一个悠久稳定而不断创新的文化传统，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不断前进的内驱力。“五四”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 21 世纪，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整合与研究的圭臬。

我们编辑这套文丛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对搜集和研究下层（民间）文化上，给予更多的注意。流布于民间的下层文化，对于我们当



世的知识界来说,知者甚少,而未知者则甚众。而要以民主与科学为指针整合中华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文献资料和书斋研究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首当其冲的还是要深入到民间去,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去采集,去观察,去调查,去研究。这就急需吸取新兴的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

1994年笔者为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俗文丛》(20册)所写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实证”的方法,仍然没有失去其价值。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为此,才有了这套《三足乌文丛》的编辑与出世。

参加文丛的作者,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也不尽一样,每本著作的风格肯定是各不相类的,但我们的共识是:

一、尽可能遵循实证的原则,从丰富的材料(特别是田野资料)中推衍出应有的结论,切忌流于当前风靡著作界的空论玄学。

二、行文要明白畅顺、深入浅出,尽量避免诘屈聱牙、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故做艰深的文风,以便能没有障碍地与读者交流。

三、配有一定数量的照片或图画。对于某些学科来说,文字的叙述有时不能代替图画的展示,前人或实景的图画(最佳是老照片),能起到文字无法起到的实证效果。

下面的这段话作为《三足乌文丛》的“出版献辞”：

“三足乌”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鸟。化身于光明，象征着生命。

王充《论衡·说日》曰：“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坠其羽翼。”留下的一乌系三足，传为日精，或驾日车者，为中国先民所崇拜。

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日车”之滚滚向前。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本“文丛”名为“三足乌文丛”，正是取意于此。愿三足乌驾太阳之车，永向光明。

2000年12月10日于北京

魂系乌拉(自序)

《神秘的关东奇俗》出版已经六七年了，其间多次接到朋友、同事和国内外有关学者的电话或信件，大家在肯定了此书的作用和这套丛书的宝贵价值之外，提出最多的是感到书的内容还不够充实，仿佛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没有写进来。这也是我几年来一直不安的事情，因为当时把这个题材选进“中华民俗文丛”本是刘锡诚老师的好意，并“逼”我在一定的时间拿出来。逼，让我多年调查的积累和多年的思索有了好去处，然而按约拿出的成果并不十分满意，总觉得没有达到读者和刘老师的要求。心下有愧，便想补书。于是几年来，我又把自己沉入到东北民间的最底层，去体味这里人们的生存形态，去探索那些丰富的生动的民间文化，去挖掘东北民间行帮土匪、马贼、淘金人、伐木人、狩猎人的生活，找这些东北重要行帮之人或他们的后代，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

沉下去的岁月，我仿佛有了一个大悟。

东北的江河、山林、原野原来是那么神秘和富饶，这儿的民族、众生、男女老少原来是那么儿豪放和刚毅，这儿种种奇特而鲜活的生活习俗、历史习俗、民族习俗、行业习俗原来是那么有趣。于是，我感到原先写的书的苍白，我决心要修改原来的作品。或许是一种灵感，恰在此时，刘锡诚老师给我写来了约稿信，并指示决定重新修改此书。一拍即合，我立刻动手归理从前的和现实的思想积累，于是写成了今天的《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



是谁说过，儿子是母亲精神的延续。我在写作《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时，怎么也摆脱不了北方和黑土地以及松花江这条母亲河给我的感受，越写越觉得：我的胸膛紧贴着这块热土——乌拉。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把“关东”扩大到“东北”，只不过是称谓的改变，今天还有诸多学者仍把东北称为“关东”，而东北，似更有广泛和普遍性。我多年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下去采风和调查的时间较多，因而喜欢用考察手记的方式去表达感受和理念，这也是刘锡诚老师所期望的，这也许是本书的特点吧。

另，我多年搜集到的诸多珍贵的图片终于也算派上了用场，放在此书之中，作为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们的回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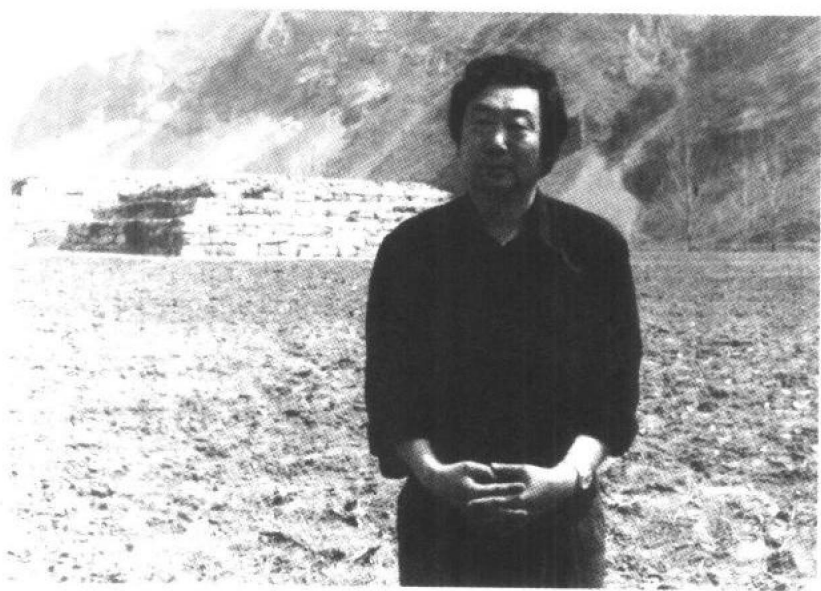
感谢前辈和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关注。一个新的世纪已经开始了，你我他都很幸运，我们是在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选择了把自己的辛勤努力的结晶展示给人们的。

我在心底深深地呼唤：乌拉，你好！新的世纪，你好！

曹保明

2000年7月12日于长春

2000年12月9日于北京



乌拉,满语,指东北松花江两岸地域。

如果你没有去过乌拉,你就没有见过森林、土地、江河。乌拉,那是一块到处都会让你感动,同时你也可以感动别人的土地。

如果人生确有轮回转世,我相信,我的前世一定在乌拉。

曹保明



挖参人手里的武器就是这样的长长的“索拔棍”。

作者(左一)同东北的挖参把头们在一起(摄于长白山)

在人类的
生存史
上，一定
有一个人
和鸟及各
种动物对
话的时
期。



肩上站着狩猎猛禽海东青的老猎人(摄于吉林市郊区乌拉街)



乌拉先人木雕像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相传,乾隆爷到东北巡幸时,曾买了一叶烟,一卷一抽,味道奇香,即刻赐名“东北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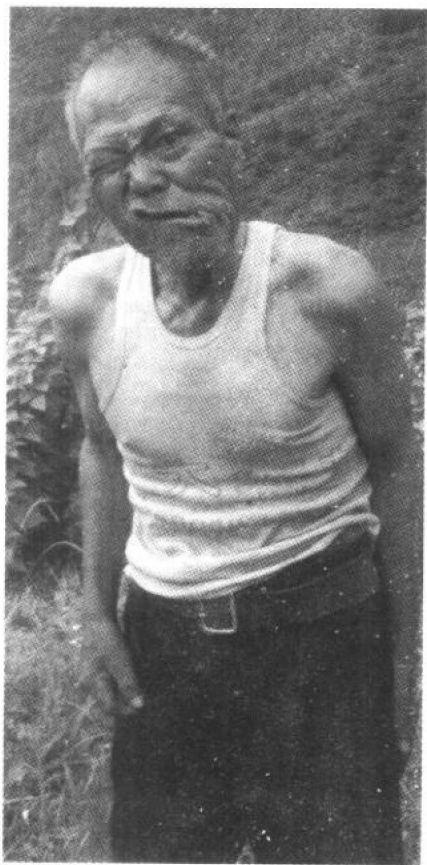
从大姑娘抽到老奶奶(104岁)(摄于吉林德惠菜园子乡)

旧时,打鱼人向朝廷进鱼贡时,要用黄绫子把鱼包好。送鱼人头三天就不能合房,洗浴打扮后才能拉鱼进京。



渔家孩子在父辈捕获的大鱼前
(摄于黑龙江同江县街津口鱼村)

金学天在描绘《高兴》中的虎啸时，先把嘴一下子歪向左侧，嘴角立刻奔向耳根，鼻子歪向一方，右侧脸上的皱纹拧在一起，右眼变小后，左眼反而睁得更大，炯炯放光，同时嘴里发出虎要嘶烂一切的狰狞吼叫。



《高兴》是一部记载古时狩猎活动的重要资料。它是描写一个金姓家族如何外出狩猎；如何返回居处；又如何把狩猎的过程和心情讲述给家里人听的。为恢复这部珍贵文化遗存而做出过努力的，有这部书的第十一代传人、长白山区著名的猎人金学天老人。

老猎人金学天(摄于吉林长白县十四道沟)

作者简介

曹保明 黑龙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发表作品40多种500余万字。

部分作品：

《东北土匪习俗》

《关东十怪》

《响马驼龙》

《长白山下的民俗与旅游》

《东北木帮史》

《东北妓院史》

《东北挖参史》

《东北淘金史》

《东北渔猎史》

《东北狩猎史》

《东北烟麻史》

《东北店铺史》

《东北吹鼓扎彩史》

《中国东北行帮》

《神秘的关东奇俗》

《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

日本遗孤纪实》

《东北土匪考察手记》

● 责任编辑：冯小思

李棟設計

三足乌文丛

刘锡诚/主 编
刘 跼/副主编

乌拉手记

——东北民俗田野考察

曹保明/著

观音——神圣与世俗

邢 莉/著

隐喻世界的来访者

——中国民间财神信仰

吕 微/著